

# 英语形-名结构的动态识解研究

浙江大学 张建理

**提要:**对形容词-名词结构进行动态识解分析,可以将其概念联结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原义—初义—洽义。名词是自主体,内含各种概念实在体和概念抽象体,可具有形式和功能两个侧面的内容。形容词是依存体,内含各种与名词有关的特性。在两者的组合中,形容词的特性激活名词中的某个概念局域,并使这两部分及这种关联得以彰显。在具体组合过程中,形容词的语义往往不变,名词的语义则细化为侧义。

**关键词:**形-名结构、动态识解、局域激活、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07)02-0097-7

## 1. 语言的动态识解理论

词、词组、句子和意义的关系是语言研究的中心话题。通常认为,由 Frege 提出的经典组合原则(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持如下论点:一个复杂语法形式的意义是其组成成分意义的组合函数。这就是说,一个短语的意义是其组成成分的总和,其意义是可以预测的(Cruse 2000: 67)。但是词一方面在词库中与其他词保持着稳定的意义结构关系,一方面又在语境中表现出很大的柔韧性,这使得上述原则很难自圆其说。这一原则的缺点是其不能对词汇组合所产生的种种复杂情况做出概括和预测。一般认为,词在语境中的柔韧性可以用语用规则加语境因素来解释。但这种说法又比较粗糙笼统而无操作性,因为它走到了另一极端,忽视了既富又实、种类繁多的词汇语义,以及它们组合时的相互作用。

比较圆满的解决方案是 Croft & Cruse

(2004:92)提出的动态识解法(Dynamic Construal Approach)。其基本要点为:意义不是在词库中已经细化好了的,而是在实际使用中在线即时识解时产生的。上述作者综合前期研究,尤其是 Smith & Samuelson(1997)认为,概念的形成有三个先后发生的阶段:A)过去史:涉及认知个体记忆中的相关经验;B)近期史:涉及相关经验/概念现时将出现前对相关语境的认知;及C)当前输入:现时对此概念的识解。借用 Croft & Cruse(2004)的“原义”(purport)(对识解作贡献的词汇原材料)、“初义”(pre-meaning)(在线识解中的语义)及“洽义”(interpretation)(在线识解后的语义)术语,我们认为:词项在A阶段有其原义,在向B、C阶段过渡时演变为初义,在C阶段形成洽义。这一动态识解分析区分词项的静态义和动态义,较好地解决了词汇的两面性,而且解释也比较符合人们的直觉。

本研究将以上述动态识解法为指导原则来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YY00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稿受益于匿名审稿专家的指点,特此致谢。

研究一种典型的英语句法结构:定语-中心语结构。这种句法描述表示前置定语修饰其后名词这一结构。为了不使研究过分复杂化,本研究涉及的定语只限于形容词,这一结构因此可具体表述为形容词-名词结构(简作“形-名结构”),如,“a red pen”。我们先模拟词汇原义组合产生的初义,然后追溯性地分析词项原义中所蕴涵的各种概念内容本体,以演示初义存在的理论可能性,最后展示合成的诂义所反映的各种认知操作和讨论其他相关问题。行文中有必要时,用双引号表示(形式)引述,单引号表示(内容)指称,斜杠表示可替换。

## 2. 局域激活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实体可区分为关联体(relational entity)和非关联体。前者预设另外物体<sup>1</sup>的存在,因此为依存体;而后者为不依存他物的自主体。在形-名结构中形容词为依存体,名词为自主体(Langacker 1987:214; Croft & Cruse 2004:67)。上述两物体在组合过程中会产生局域激活(zone activation)。对这一现象可作如下描述:自主体通常具有多个亚概念实体/结构或特质,在与某一依存体组合时,往往只有其中的某个亚概念实体/结构或特质有反应,起直接作用。组合中的这些有反应,起直接作用的成分称作激活局域(Langacker 1987:272)。例如,在(1)(a)中“听”与“小号”接触形成听与听源关系,即在听源上产生‘声音’这一激活局域,因此(1)(a)与(b)是同义的。

(1) (a) We all heard the trumpet.

(b) We all heard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概念实体相处产生激活局域有时可作特殊的词汇处理而突显出来,如(1)(b)所示。但无特殊情况一般不需要,因此虽然(2)(a)与(b)同义,后句却有点语义怪异。

(2) (a) Your dog bit my cat.

(b) Your dog's teeth (and jaws, etc.) bit my dog's tail.

另外,在自主体接触中产生的激活局域可

能不止一个。如(3)中有两个,分别为笔的外型颜色和书写颜色,两个‘red’不同指一个对象,因此产生歧义,需更大语境才可解歧。

(3) This red pen isn't red.

最后,一个自主体先后有几个不同的局域被激活也是十分正常的,如(4)所示。

(4) this big blue plastic cup

局域激活分析表明自主体接触中往往只涉及局部,但认知上默认彰显(profile)的却往往是自主体的全部而非其局部(例如,严格地说,(1)(a)、(b)中的“we”应该为‘our ears’)。换言之,只要明示实体之间有接触关系,就表示会产生局域激活,且这种激活有时是强制性的。上述分析可归结表示为改编自Langacker (2000:66)的图1。图1中横箭头表示实体接触关系,竖的弯箭头表示局域激活态势。太阳体表示默认彰显物。就本个案而言,图中左边大椭圆表示形容词依存体,右边方框表示名词自主体。横箭头表示实体接触关系。太阳体表示激活的彰显物,相邻的小圆圈表示未激活的其他亚概念实体/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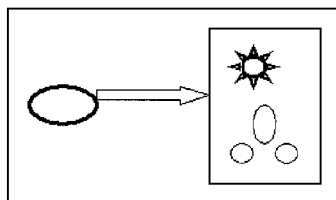


图1. 接触关系中局域激活图示

Langacker (ibid)认为转喻虽通常认为是一种语义现象,但对句法分析至关重要,在此方面大有可为,而局域激活是一种特殊的转喻现象。我们进一步认为,局域激活是一种实时动态性彰显,而且有时也涉及隐喻认知。

作为自主体的名词性述义<sup>2</sup>中的局域之所以会被激活可以作进一步的解释。根据Langacker (1987:214-7)的论述,名词性述义彰显的是某个概念领域(domain)中的某个区域(region)。这一区域中集存着一群相互关联的概念实体/结构,这些实体/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是

受彰显的,但相互关联的某一或某几个实体并不受到特别的彰显。在另一方面,作为依存体的形容词性述义有着和名词性述义中某个实体相关联的特性,且这一特性是形容词性述义所彰显的。因此当两者组合共现时,依存体的特性便依附在自主体中的特定概念实体上,其结果是相关联的双方及这种关系本身都得到彰显。以(4)为例,“cup”这一区域所处的领域为“容器”。“杯子”有很多实体和功能上的特质,此即上述的亚概念“实体/结构”。这些实体/结构中的某几个,包括“体积”、“颜色”、“质地”为形容词所激活并彰显,同时这种关联本身也得到彰显。归结起来,这儿从大到小有三个范畴:1)表示容器的概念领域,在图1中用大横框表示;2)表示杯子这一“概念区域”,在图1中用小竖框表示;3)表示杯子中的“概念局域”,在图1中用小竖框中的实体表示。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名词和形容词中的这些潜在概念本体/结构。

### 3. 对名词原义的研究

普通名词的原义是一个概念空间<sup>3</sup>,里面包含着一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实体。这些概念实体由两大类亚实体/结构组成,即内容实体和图式结构(Cruse & Togia 1996)。基于Lyons(1977)的论述,Paradis(2004;2005)认为内容实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本体(first-order entity)为有形物,通常存在于三维空间内,有客观可观察到的稳定性,不受时间的限制。二类本体与时间有关,被认为通常是发生而非存在的。三类本体是一些抽象体。具体分类如下所示:

- 一类本体:动物,人类,植物,人造物,自然物体/现象,地点,物质;
- 二类本体:事件,过程/活动,状态;
- 三类本体:事实,信息,想法/情态,知识,情势,度量衡,时间

显然,一类本体中的绝大部分指称实在的、有界的个体,其中有自然形成和人工制作的,有整体-部分,成品-原料之分。二类本体中的事件蕴含状态改变,过程/活动蕴含改变着的态势,而状态是恒定不变的。二类本体与时间和

动作、活动有关,因此每个个体起码隐含着—一个事件参与者(例如,“parental agreement”中的“家长”是参与者),它们的特征如对动词的描述(如,Saeed 1997:109-114)那样,可抽象为动态/静态和有界/无界。三类本体为抽象概念或内容,因此被Schmid(2000:14-20)称为贝壳,以喻指其通常为具体信息提供外壳(例如,“The problem is that I could not afford it.”中的从句信息就是“problem”的具体内容)。总的来说,上述分类有如下特点:这三类本体由具体向抽象形成连续统,并因此形成由客观到主观(即随编码者的语用目的而有可变性)的连续统。必须指出,尤其是一类本体名词隐含多类概念本体,有跨类性质,它们在不同语境的调控下可以激活和彰显其不同的本体。例如,“report”可以为实在物(“printed report”)、过程(“on-the-spot report”)及想法(“pessimistic report”);而且如后面第5节中要讨论的那样,在某些语境中名词述义可以指称某一类本体,同时隐含另一类本体,有兼类性质。

与上述内容结构密切相关的另一类亚概念结构是图式结构。不同的图式结构是不同的配置模板(configurational template),依附在不同的内容实体/结构上彰显它们(Paradis 2005)。就本研究而言,由于概念结构彰显名词述义,附在其上的便是物体(THING)图式,因此产生完型识解和总括性扫描。另一类更为重要的配置模板是如下所述的特质角色。

名词所指称的物体有多种特性,这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言论。近期循这一想法并更有操作性的理论是Pustejovsky(1991;1995)提出的特质角色(qualia roles)分析。此理论认为名词有四种区别性特质:1)与原料、重量、部件、成分等有关的“组构角色”,2)与方位、形状、体积等相关因而区别于他物的“外形角色”,3)与目的、功能等有关的“功能角色”以及与出生、来源有关的“来源角色”。Cruse(2000)和Croft & Cruse(2004)认为,上述理论上反映的是对一物体的不同观察方式,因此将上述四特性分别重新命名为:1)部分-全体观,2)

类别观, 3) 功能观, 及 4) 出生观。Paradis (2004, 2005) 进一步认为, 这一理论描述的是部分 - 整体图式, 为简洁起见, 可将上述 1)、2) 合并为“形式侧面”, 3)、4) 合并为“功能侧面”。我们认为, 这一分析是对名词本体的有益概括, 视角独到, 是对前述名词本体分类的重要补充, 会有力地推进和深化我们的研究。

#### 4. 对形容词原义的研究

如上述第 2 节所述, Langacker (1987: 215) 认为, 依存性述义彰显自主体中的某(几)个相关联的概念局域, 而不只是预设它们自己在概念基底中的存在。形容词、名词述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们的内容结构上的种类差异, 而在于它们的相对彰显程度。形容词性述义在概念上有依存性和选择性彰显能力, 这与名词性述义形成反差; 但其扫描方式又与后者相一致, 也是总计性的。根据 Paradis (2005) 的论述, 形容词性述义在内容实体/ 结构方面彰显的是概念空间中某个领域里的某个区域, 这个区域表示某种特性 (property)。这种特性有些与第一类本体有关, 如, plastic bottle (人造物), male nurse (人类); 有些与二类本体有关, 如 growing rifts (过程), dead horse (改变了的状态); 另一些与三类本体有关, 如 problematic situation (想法), main reason (度量衡)。与名词性述义相类似, 这种特性有些是具体的或抽象的, 如, wooden, linguistic; 有些是客观的或主观的, 如, rural, good; 有些有恒常性或暂时性, 如, heavy, screaming。很多形容词在形态上就与名词有派生关系。我们进一步认为, 整体上说, 名词和形容词的概念本体是相互观照的, 形成一种名形互含态势。既然名词可以具有上述的 Pustejovsky 的四类特质角色, 那么形容词肯定具有彰显这些特质的特性。这些语例很容易分别列举出来, 如 raw、mental; big、smooth; fierce、good; original、fake。

形容词性述义根据其特性可分为两个亚类: 1) 偏向内容实体型, 及 2) 偏向图式实体型。这两亚类又可根据内在性和外附性再作分类。

偏向内容实体的内在性形容词述义又与有界/ 无界, 层级性/ 非层级性有关, 而偏向图式实体的述义由内在性向外附性延展, 其中包括如下特性: 程度、频度、焦点、顺序及情态。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详述, 参见 Paradis (2001, 2004)。

#### 5. 对初义和洽义的研究

如第 2 节所述, 关系依存体/ 形容词与自主体/ 名词组合会产生局域激活和实时动态性彰显, 而且形容词是局域激活的引导 (primer), 导火索。激活首先涉及双方共有的内容实体, 因为这是语义中最主要的受彰显部分。紧接其后激活的是图式结构, 尤其特质角色分析能提高组合概念形成的效率。本节将结合一些实例对此展开讨论。

较容易理解的组合涉及一类本体的“外形角色”, 属“形式侧面”, 尽管具体的局域还是需要激活的。在 (5) 的第一例中, “ink”是一种供使用的液体物质, 组合后其通体色彩得到彰显。第二例中, 组合后 “apple” 的表皮 (而非果肉) 色彩得到彰显, 第三例中, “pen” 的墨水或外型可以得到彰显。在 (6) 中, “eye” 由于不同形容词组合其不同部位被激活, 分别为“虹膜”、“眼白”和“眼圈”。

(5) red ink/ apple/ pen

(6) blue/ red/ black eyes

不同组合的激活难度是不同的, 有些组合中包含较复杂的局域激活。(7) 中的名词都既隐含一类本体也隐含二类本体, 但 “fast” 与动作行为有关, 从而与时间相关, 因此二类本体被激活而彰显, 即其“功能侧面”: 位移能力、工作能力被激活而彰显, 而其“形式侧面”: 人的外形、车的组构则被处置为背景, 不太引人注目。

(7) a fast runner/ car/ driver/ typist

但是下面 (8) 中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些语例中的名词本体均通常默认为一类本体, 但由于形容词的作用, 其相关的二类本体被引出并激活。其中第一例中, “fast” 与 “food” 的制备活动有关, 这一局域被激活而彰显。第二例中,

书的基本功能:可读性被激活,并与“活动”相联系并彰显。第三例中,车道是行车用的,在车道上车可被高速驾驶,而“fast”激活的正是“lane”的这种功能,其中与交通器移动有关的“活动”和“度量衡”被彰显。

(8) (a) fast food/ book/ lane

(9) 中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偶尔的阵雨”中,名词的相关二类本体“过程”被激活。在“为庆典写的诗歌”中,名词的相关二类本体“活动”以及“目的”被激活。“偶尔会嚼到的果核”是对吃食葡萄的警示。这儿形容词激活的是吃食葡萄的认知框架,涉及一类本体的成分(果核)和功能(食用性),以及二类本体的“活动”(吃食),一环紧扣一环。

(9) an occasional shower/ poem/ pit

(10) 是在认知语言学文献中受到特别关注的语例(如:Lakoff & Johnson 1980; Taylor 1995)。依我们的思路,这儿“fake”的原义为“欺骗性地仿真”,其激活并随后由于内容实体间的冲突而呈消解的是“gun”的使用功能“杀伤力”。合成义为“形式上合格,功能上不合格的枪”,此义的后半部分得到彰显。

(10) a fake gun

(11) 中的情况与前几例有些差别。此两例分别彰显与比较虚空的地点和时间相关联的内容和功能,即“免税(区)”、“狩猎(期)”,这儿显然还隐含着一些信息:“免除的物项”和“允许的活动”。这些例子可以认为已经规约化或凝固化,但它们的认知理据还是清晰可见的<sup>5</sup>。

(11) a free zone; an open season

如上述语例所示,在原义的局域激活中与原义相关的来自基底/框架的百科知识通常起重要的规约作用,在包含转喻、隐喻概念的理解中情况尤其如此。在(12)中,属知识本体的“linguistic”要求激活与其相关的局域,因此由椅子到椅子的使用者到他的职位要进行转喻推理。第二例中,“naked”触发“truth”先产生隐

喻:“Truth is (like) a human body”,然后以隐喻为桥梁(激活点是隐喻中的源域)成功地合成治义。第三例显示在“hard”的作用下,“person”要先转喻为他的情感、同情心,再隐喻为相关的另一物,如坚硬的石头、钢铁等。

(12) the linguistic chair; naked truth; a hard person

制导语组理解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广义的语境。这包括 a) 语言语境:前文,现文,体裁,文体,语域; b) 物理语境; c) 社交语境; d) 个人已有的相关知识、经验(Croft & Cruse 2004: 102)。语境对解除歧义起决定作用。前面的例(3)说明了这一点。另一语例为在谈论足球赛时,“a bad ball”很可能包含转喻而指‘(某球员)对球的不恰当处理’这一事件,而不一定指‘一只损坏的皮球’。在这种情况下,转喻的触发源于更大语境,并先于相关的局域激活<sup>6</sup>。

局域激活过程由于涉及不同的内容实体组合而复杂程度不同,并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难度。下列(13)中的三例分别代表难度连续统上的三个点<sup>7</sup>。

(13) a sweet face; a social climber; a legal jungle

其中,第一例最容易理解,因为所激发的局域是较明显的,是现存的,是意料之中的。第二例较难理解,因为这儿的局域激活过程涉及隐喻(“Society is a mountain”),最终激活的局域不明显,是现寻的,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第三例最难理解,因为这儿的隐喻(“Things involved in the legal procedure are plants in a jungle”)需调用较多的专业知识,最终的激活局域需在线推理,是现创的,是情理之外的。

词组的治义除了与内容实体/结构有关外,还受各种认知加工方式,即识解的调控,表现出不同的概念化方式。这些识解方式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内容,在Lakoff & Johnson(1980),Langacker(1987,2000)和Talmy(2000)的著作中均有详细论述。Cruse(2000)和Croft & Cruse(2004)将稍显零乱的这些识解方式归入心理学的四大类,分别对照排列如下:A. 关注/突显,B. 判断/比较,C. 视角/立场,D. 组合/完

型。这些方式是相互关联的,一词组上可同时反映多种方式。有些识解方式我们已在前文中涉及,包括转喻、总计性扫描、彰显、隐喻、自主体/依存体、结构性图式,等等。例如,转喻和隐喻涉及两个领域或局域,此两域间有互动关系,并非只涉及靶域一方(ibid: 203)。靶域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是因为受到了彰显,但正是源域与靶域的共同存在才形成完型效果。值得补充的是上述 C. 类识解方式在组合中的参与和反映,如观察点和指向(如 the left-hand column、the Far East)及主观性(如 cold facts、possible solutions)等等。通过识解这些方式可以了解编码者的主观立场和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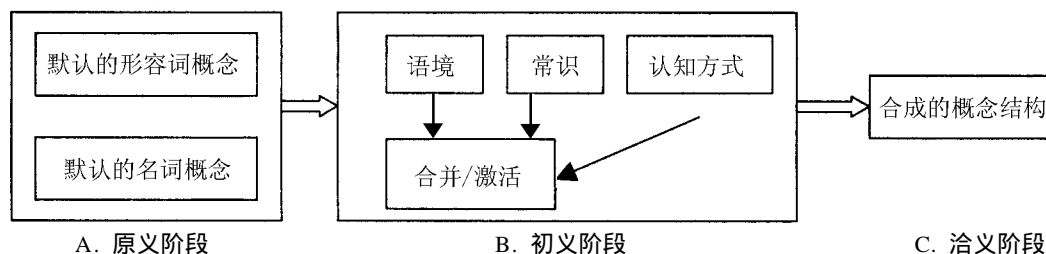


图 2. 定语 - 中心语结构的动态识解模型

关于语义在整个动态识解过程中的演化,我们有如下发现:1)很多名词述义拥有多类多个潜在的亚概念本体/结构;2)形容词述义拥有特性,这种特性引发局域激活,激活的局域处在名词述义范围内;3)形容词的特性附在名词的概念本体上而使双方得以彰显。

就相关词汇的多义性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名词是自主体,其概念实体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分化重组而产生几个相对独立的原义,但在初义阶段只有一个原义被选中(语用上的刻意双关修辞除外),然后与之相关的概念本体得以彰显。这些被彰显的概念本体我们认为就是名词的侧义。侧义(facet)是“有很大独立性,但可纳入完型整体的概念成分”(Croft & Cruse 2004:116)。在另一方面,形容词是依存体,表示一种笼统的述义。其原义在组合中演变为初义并得以确定。例如,在“long fingernail/pole/river”中,“long”的实际长度在具体组合中得以相对确定。对涉及隐喻认知的情况我们作如下

归结起来,本研究的动态识解过程可划分为依次推进的三个阶段。在原义阶段词语有其在心理词库中的默认义,包括潜存的概念本体。在初义阶段两原义同现合并,在语境、常识、认知方式的调控下(其中语境、常识与原义的内容本体较为相关,认知方式与原义图式本体较为相关),产生局域激活(这一过程有时有胁迫性),因而催生初义。在其后阶段初义合成形成治义。治义表达完整正确的组合义,并往往提示其内部的实时受彰显部分。此模型图示为图 2,其中粗箭头指示推进目标,细箭头指示调控目标。

解释。例如,“green hands”(新/生手)中,我们认为“green”在组合的初义阶段,原义没有改变,但激发产生隐喻认知。其理据是认知的体验性:人们看到自然界中的植物果实在未成熟时往往呈青绿色,并将此色比作某人的缺乏经验。“green”所表示的“inexperienced”义只是一种元语言释义,可认为属治义的一部分。

我们在第 2 节中曾引用 Langacker (2000) 关于局域激活是一种转喻的论述。这一论述运用在本研究中可以作如下解读:形容词引发名词产生转喻,然后依附在转喻中的靶域上并彰显这一连接。我们的研究显示隐喻的认知操作也类似于此。从范畴化角度来说,形 - 名组合中的名词本身是一个范畴,而在其组合时则在其内划分出次范畴(如,working/genetic mother; mechanical/digital watch; the First/Second World War)。从交际角度来说,编码者通过形 - 名组合对解码者明示下列这一讯息:相关名词拥有相关形容词的特性,此特性很值得

注意。从语用俭约来说,这种组合只标示作为推理引导的必要信息,不含冗余信息。

## 6. 结语

受已有研究的启发,本研究尝试建立一个含三阶段的形-名组合动态识解模型。在原义阶段各别词项的述义是静态默认的,在初义阶段述义组合产生局域激活,并在合义阶段联结形成合成义。除了语境和常识外,本文着重讨论了概念组合的两个关键:词汇所含的概念内容和认知方式,亦即概念本体和概念化方式,以尽量使本模型全面而细致。此外,我们对内容实体的讨论关注人们的一般常识而不局限于语言知识。本文涉及典型依存体-自主体联结组合,希望对其他相关研究起抛砖引玉作用。

### 注 释

1. “物体”、“实体”在英语认知语言学文献中相当于 thing, entity, 可以泛指概念空间中对世间任何具体物或抽象物的认知。有时“本体”(ontology)、“结构”(structure)也用于此义。本文不作具体区别。
2. “述义”(predication)即语言单位的语义,为认知语言学文献中的常用术语。本文用其来泛指意义。
3. 名词可能涉及同形异义和一词多义。但为了集中注意力,本文只专注于名词的一个原义。
4. ‘过程’和‘活动’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为非人控制的,后者是人为的,有目的性的。
5. 某些语串甚至还显示出认知理据由明到隐的过程: mental patient/ doctor/ hospital; topless dress/ dancer/ show / photo/ bar/ beach/ district/ watchdog committee/ judge。
6. 本文不讨论词组的整体转喻或隐喻。如: red carpet (热烈欢迎), white elephant (大而无当之物), 其中有些语义已经固化。
7. 这儿的语例难度排列只是基于我们的个人经验,因此这一排列会因人而异,但人人都有他的难度连续统。

### 参考文献

- Croft, W. & A.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use, A. 2000. *Meaning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use, A. & P. Togia. 1996. *Toward a cognitive*

- model of antonymy [J]. *Journal of Lexicology* (1):113-141.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adis, C. 2001. Adjectives and boundednes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47-65.
- Paradis, C. 2004. Where does metonymy stop? Senses, facets and active zones [J]. *Metaphor and Symbol* (4):245-264.
- Paradis, C. 2005. Ontologies and construals in lexical semantics [J]. *Axiomathes* (4):541-573.
- Pustejovsky, J.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4): 409-441.
- Pustejovsky, J.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Saeed, J. 1997. *Semantics* [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Schmid, H. 2000. *English Abstract Nouns as Conceptual Shells: From Corpus to Cogni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Smith, L. & L. Samuelson. 1997. Perceiving and Remembering: Category, stability, vari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 In L. Koen & D. Shanks (eds.). *Knowledg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C]. Hove: Psychology Press. 161-195.
-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Taylor, J.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收稿日期: 2006—11—20;

修改稿, 2007—01—29

通讯地址: 310058 杭州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和国际交流学院语言学研究所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movemen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expressing space**, by *Xu Jing* (Univ. of Tsukuba, Japan) p. 83

This comparative study investigates expressions of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movement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The Japanese locative case particles 「から」 and 「を」 can both be used to expres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movement. Nevertheless,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physical location where the movement start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continuity of the movement. For this reason, the locative case particle 「を」 can be used to express an abstract movement. Similarly, both the Chinese preposition “从” and the Chinese locative objects can expres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movement. But the two expressions differ in the attributes of nouns used with them as well as in their basic meaning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ese-Japanese correspondence in express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movement and discusses several exceptional examples.

**Pragmatic meaning and deictic conditions of the motion verbs *lai* and *qu***, by *Wen X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 Chongqing 400715, China) p. 91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this paper firstly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almy's motion event framework, and then constructs the framework of motion event descrip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framework, the author finally explores the prototypical and nonprototypical pragmatic meanings of Mandarin Chinese *lai* and *qu*, and their deictic conditions.

**Toward a Dynamic Construal Approach to the adjective-noun structure in English**, by *Zhang Jianl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 Hangzhou 310058, China) p. 97

Based on the Dynamic Construal Approach, the cognitive alignment process in the adjective-noun structure is analyzed into three stages, where purport, pre-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ccur sequentially. Nouns encode autonomous entities, containing various kinds of conceptual structures which belong in formal or functional aspect. Adjectives, on the other hand, are dependent entities, containing properties relating to nouns. In their combination, the property of the adjective activates a conceptual zone of the noun, thus profiling the contact points and the link itself. In a particular combination, the meaning of the adjective usually remains unchanged, while the meaning of the noun is specified by its facet.

**On English verb-particle noun compounds**, by *Li Hong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Normal Univ., Harbin 150080, China) p. 104

The verb-particle noun compounds, like *comeback*, *showoff* and *makeup*, chiefly refer to those compound nouns derived from phrasal verbs via conversion and compound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the noun compounds in North America, esp. in the USA,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second part proceeds with a linguistic account for the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e compound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syntactically the noun compounds are ready alternatives to their cognate phrasal verbs; (2) conceptually they express episodic acts other than time-defined activities; (3) their lexical meanings can be extended via metaphor or metonymy; and (4) they are favored by English native-speakers in North America. Finally,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that Chinese EFL learners interpret the meanings of such nouns in context.

**A corpus-based study of high-frequency verbs in Chinese learners' EFL writing**, by *Wang Lifei* (School of English, Univ.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 *Zha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udong Univ., Yantai 264025, China) p. 11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use of high-frequency verbs in Chinese learners' English writing. It found tha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use of stateive verbs between Chinese, foreign EFL learners and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Chinese learners overuse *get*, *think* and *know*, or underuse verbs like *see*, *show*, *feel* and *believe* etc. (b) the overuse or underuse of some verbs or functions such as “*get* + object” construction and “*I think*” was Chinese